



只为记录一片喜欢的叶子，轻轻写成一首小诗。

新概念 [小说篇]
获奖者佳作经典

summer
twilight

半夏的暮光

普鲁士蓝◎主编



马璐瑶 | 奇伦 | 谢小瓷 | 贾意 | 王天宇 | 丁威 | 刘创
等知名作者联袂奉献！

最唯美的文字·最真实的青春

2011第十三届

全国新概念大赛人气作者作品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新概念[小说篇]
获奖者佳作经典

summer twilight 半夏的暮光

普鲁士蓝◎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放·新概念获奖者佳作经典 (小说篇) - 半夏的
暮光./普鲁士蓝主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1.6

ISBN 978 - 7 - 5602 - 7000 - 5

I. ①盛… II. ①普…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
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5272 号

☐总 策 划: 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 何世红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责任校对: 刘月婷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主 编: 普鲁士蓝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电话: 0431-84568220

邮购热线: 0431—84568155

传真: 0431-85693386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编辑信箱: dongshijiaofu@yahoo.cn

广告经营许可证证号: 2200006000161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6.5 字数: 220 千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陆俊文

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清心寡欲，无所怨念。愿四处漂泊。爱热闹，也爱冷清。

独守 / 001

你不在，你不再 / 008

阿 鲸

狮子座，曾获第十二、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伪文艺，真性情。

细侣 / 010

黄 意

第十二、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双鱼座女子，喜欢幻想，崇尚温暖、清新、明净的文风。

橙色 / 036

藤年 / 049

海边天使的琴音 / 057

甘 凌

1993年生。好电影，好阅读，好动画，好发呆。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倒退之巴士 / 070

刘 创

广西桂林人，现在杭州求学。喜欢旅游，希望能结交一批志向远大的朋友。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 076





马璐瑶

小说多见于《萌芽》杂志。厦门大学中文系本科在读，曾获得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我们 / 085

安宁 / 095

奇 伦

狮子座，鬼马，第十三届新概念C组二等奖获得者，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隐匿时尚界的多维度达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 / 102

梦回故乡 / 108

笑忘书 / 112

断裂 / 117

苏妄言

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热爱写作，坚信自己的才华，会一直写到死。

陆小然 / 120

如果·爱 / 125

昙花落 / 135

未 未

双子座南方姑娘。获得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会员。

红笑 / 141

破晓 / 152

记忆的故事 / 156

你还记得吗，我在给你讲故事 / 162

王天宁

山东济南人，高三学生。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五届冰心作文大赛三等奖。

跑，拼命跑 / 168

陆紫嫣：

上海girl，向明中学学生兼校文学社主力。热爱足球，热爱文字，热衷思考，善良、敏感。家住青浦。梦想有朝一日写出被人铭记的作品。获得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不可一世 / 178

无线电 / 181

谢小瓷

性情温和，个性自我，安静写字，安静旅游，看过眼风景，安静生活。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流年，谁与幸福停靠岸 / 191

桑夏错失在2010年雨露清霜 / 213

醉笑陪君三千场，不诉离伤 / 233





◎陆俊文

一切随过往的丫杈，
随缭乱的云远逝。
记下这次悦心的旅。

旅途的最后一站，丽江。然后，折返。

说遗憾的话，便是没来得及踏上中甸这片远离世俗的净土，便是没能够驻足香格里拉这个淳朴至美的虔诚圣地。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早已吞噬了人们的情欲。一切浮华与喧嚣在闹市街头衍生，在心底幻灭。往昔的热闹熙攘，承载不了从指尖脱壳而出的幽幽魂灵。剩下散落的空虚，占据心灵。一路街灯也昏黄得凄凉。

热闹的，是独处茂密丛林时引吭高歌的浑然洒脱，是倾听冷冷山乐时挥舞双臂的怡然自得。而寂寞，却是酒重烟熏下的谈笑风生，却是浓妆艳抹下的唯唯诺诺。

见过太多为名利固执的人，执著地背负着沉甸甸的珠宝金银，一次次将双

手泡在满是铜臭的水里，而那似金似银的锈水却不吝惜地涨过他们头顶，将他们湮没在无尽的深渊里。

何时才能拾回，那颗没有被铜锈侵蚀的赤子之心。浑金璞玉般地不需雕琢，不需涂抹。

淡开的浓墨沾染着洁白的云朵，凝成一团团一簇簇。黑压压的一大片衔着墨绿色的远山，鳞次栉比的崇山峻岭，似中国水墨那般深浅不一，由近至远明明暗暗。愈加苍翠的绿色渐深如一道黑影隐隐浮现，在云隙中透出点点，却又毫不犹豫地消失在了远方。

两人结伴，闯荡。

我们，还是孩子。



盛放

新概念小说
获奖者佳作经典

覆着一大片黑云，列车疾驰。暗自祈祷洒下几缕阳光，光明的，是美好。

我靠窗，手支着桌子，掏出一本新买的书，想随意翻翻，却被晃动的车厢扰得没了心情，便把书当做枕垫在脑后，闭上眼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荡漾在车厢中的空调味。

浑浑噩噩的情绪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香辣味惊醒。旁边的几位老人在泡面吃。他们说说笑笑，老人家爱开玩笑。

坐火车已经习惯了，来来往往的乘务员推销着这样那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却是没有一次掏出钱把它买回家。

同座的老人家也是结伴而行，一共四位，看起来应该是两对夫妇。浅谈中得知，他们从上海来，跟我们一样，也是到大理、丽江去游玩。

透过列车车厢里那扇推动不了的窗子，我仰头看看驱散阴霾的那一道光明，明亮，有种获释的焕然。

背靠着苍山，面朝洱海，一排排白色的房子，木头制成的窗子，精致的图案镂空，白色的壁，到了，大理。

明澈的天，洁白的云，苍翠的山，嬉闹的人。到了，大理。到了。

下了火车，急急忙忙挤上公车，直达大理古城。

车子靠着站牌停了车。一仰望，便是大理古城的正南门。那巨石雕砌的城门诉说着多少历史的兴衰。古老悠久，沧桑与古旧娓娓道来。街道沿着溪水排开，四四方方，整整齐齐。顺路找到一间酒店，舒心住下。

休息一夜，待到白日，满是精神地踏上追寻忆古的旅途。

想到大理，我们总会念起金庸笔下的大理国，总会念起段正淳的风流多情，也该会想起段誉和他的神仙姐姐。

就这样，我们踏上了苍山。

初到大理，便觉得这此起彼伏的连绵群山是绿意动人，驻足山脚仰望，依旧是绿树遍野，漫山苍翠。浮云盘踞山头，恰如一道朦胧浓郁的锦带轻缠……

山脚下，小商贩摊点摆成了一条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或精致或古朴的手工作件，一路行走，一路观望。

乘着缆车，我们到了山腰，鸟瞰整卷大理美图，景色尽收眼底。顺着石阶向上攀行，山路曲折绵延，犹如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

午后的阳光明媚，又是盛夏耀眼的日光，驱逐那一隙兀自衍生撩于心尖的黯然。摊开双臂，藏尽这空寂的悲凉。

倚着山上修筑的围栏，那一片是蔚蓝辽阔的天，而下边不远，便是洱海。幽幽的蓝色。日光婆娑，静静流泻，淡彩缛云，水纹荡漾，如此曼妙。伴着习习凉风，没有似火骄阳的炙烤，没有尘土扬起的繁杂，一切，显得沉寂而沉郁。呼吸着被稀释成淡淡的蓝，空气也淡淡。

山下，白色的民居连成一条曲曲悠长的线。

白族人把钱都攒下来修房子，屋子总喜欢建在山上，或是沿着山脚。他们喜欢白色，屋墙也总是抹成白色，在四角绘上蓝或红色的图案。自湖边远望，

便似一道道白色的锦带缠绕着绵延的苍山。

按这里的风俗，不论多大，女子都要称做金花，而男子则称做阿鹏哥。白族人很热情，待客人也很友好。在这里，如同家乡一般。

顺着山路回行，又到了山脚。

随后，一行人乘车到洱海泛舟。

船只很小，只载着5人，却很惬意。这水里有当地人饲养的鱼鹰，畅快地在水里捕鱼。我抓起一只很肥的鱼鹰放在船上，与它合了影。

这淡淡的阳光，掠过我的脸，随呼吸一道在空中盘旋。

一际单调的蓝，一抹无穷的碧，江阔云低，海深天蓝。

小舟悠悠缓行，我用手浅浅划过一道弧，水光潋滟，仿佛这海天之间，只有我们一行，荡漾在这映着湛蓝的洱海与浩瀚空间。

搭车回到酒店，订下去丽江的票。

乘大巴，便到了丽江古城。

踏入古城，楼雕木砌似水波荡漾环绕排开，深棕色的木门窗子，客栈酒家，比比皆是。整个四方街的布陈格局如同一盘散落在棋盘上却又错落有致的棋局，店家似棋子，纷杂繁多。

错开这熙闹的人群拥挤，我们沿着青石板路踏上万古楼，在半山腰一间客栈安置。

推开窗子，偌大的古城尽收眼底，用相机定格记录下这片瓦砾参差的古镇全景。独处这闹市中的一份清平。

暮色渐至，古城楼宇灯火微起，伫倚危楼风细细，万家灯火亦通明。

屋里那一扇木窗锁住了这一幕华灯初上。古旧的楼宇，灯影斑驳，匆行的



盛放

新概念(小说)
获奖者佳作经典

街道，人影绰绰。那道不尽的是更迭兴替、历史兴衰，似泡沫浮影，如人们脚下的大理石块静置，少有人忆起它的由来，而是纵情玩乐，歌舞升平。这里纯然是一处供人消遣的古迹。

那种陈旧的古朴荡然无存。没有纳西人家三五成群围成一团绕着古树闲聊，也没有赤踏溪流陶然嬉戏的农家少年。剩下整日奔波忙碌、难以松懈片刻的经营，经营着一些纪念品，这些外表光鲜、却了无神韵的人偶，索然无味，在这繁华世间为私欲活着，缺失了纳西的美。

幽深的昏黄灯盏微明，人群喧闹，放歌纵情。

随手换件短裤，一双木屐，踩踏在青石板铺成的小道。两边是各具特色的小店，出售着各种民俗饰品。店里格局别致，引人前行。沿着街道走，浑浊潮湿的木屑清香却揉不进古朴的乡情。

走到四方街空旷的小广场，纳西人家穿着白色的民族服饰，围一堆柴火，在明媚的焰火旁，牵手绕成一圈，用古老的东巴语呢喃着小调，随心晃动，热烈舞蹈。

他们的面容被映得明亮如火光。

在附近找了间酒家，踱步上了三楼，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些食物，看看这热闹的街景，却只有攒动的人影，只剩下内心的空落。

我只是想要一份清静，这里却扰得我不安宁。精致木雕的楼群建筑，隔一道石板小径，便是一束贯通古城的溪流。穿梭在人群拥挤的这条小道，连心也拥挤得容不下他物。那尖锐刺耳杂乱无章的歌声顺着音响，从几间酒吧传出，这所谓的驻吧乐队，在唱台上弹奏着重金属摇滚，和着撕心裂肺的嘶吼，这便是所谓引人入胜的民俗乐曲，一点也不舒缓，毫不悦心。

那些身着民族服饰的舞女妖娆，整日在酒吧门口重复那厌俗毫无神韵的歌舞。满座的客人形形色色，只是酒杯高举，在台下高谈阔论。这便是醉

生梦死、酣畅淋漓。

我想，我需要的是一种古旧沉寂过后的安逸，而不是这般繁弦急管，来徒增内心的空明。

最后一日，我们去了茶马古道。

传说中的通商要道，似乎嗅出盛唐的风华。

我们的马夫是个地道的纳西族人，因为住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他的皮肤，油亮的古铜色上，有几道深深浅浅的裂痕，延伸着生命的脉络。我挑选了一匹红棕色的老马，便上山去了。老马走起山路一点也不晃悠，落地踏实，稳稳当当。山路狭隘且有些崎岖，我在马背上满是欢喜。

难得悠闲自得，平日里听多了市井污秽之言，街头叫卖之声，甚是耳麦里的蓝调低沉也令我厌烦。幽深山谷，莺啁燕啼，清风拨叶不扰人。马夫偶尔唱一曲纳西民乐，质朴且浑然天成。

山顶的观景台，可以望见那一碧辽阔的拉市海，点点村落环绕其里，可以看到那蔚蓝的天，凉风晃动，丫杈拂乱，触景舒心。

又是一番纯粹的自然风光。

我赤了脚，垫上一块灰白巨石，面朝着淡蓝的水，耳斥风声、叶声、虫鸟之鸣。返璞归真，怡然远行。

骑马下山便到了拉市海，与洱海相似，这里四面环山，如同置身于一块巨大无比的砚台，荡起清澈碧透的水花。

因为天气的缘故，飘洒丝丝细雨，点染了干涸的泥，浸湿了身着的衣，格外清爽。在拉市海上泛舟倚岸后，便在岸边的湿地上奔跑。无拘无束。

短短齐齐绿绿的草地，一汪清水，一棵树点缀得极具诗意，累了，便倚着树盘腿坐下，这种湿湿凉凉的混着青草丝丝芳香的气息，令人流连忘返。

辗转又回到古城，回到半山腰的客栈，倚在窗前，看暗蓝的天空一抹余晖



盛放
新概念小说
获奖者佳作经典



新概念

[小说篇]

获奖者佳作经典

映得散乱的浮云耐不住黄昏的孤寂，渐渐淡得没了痕迹。有些困乏，又不愿早早入睡。举杯消愁，在阁楼廊回的座椅上纳凉。又一夜皓月繁星。有些不舍，不舍这木头屋邸，不舍这片幽深如井，深邃夜空。

门庭一棵古树，头顶一轮皓月，望极古楼夜色。丝丝“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惊羨，夜晚风凉，只身孤影，举杯独赏……

登上归途的那次列车，一切随过往的丫杈，随缭乱的云远逝。记下这次悦心的旅——苍山、洱海、大理、茶马、拉市海、丽江。

碧空，归梦。

闹市，浮影。

独守内心的清平。

远行……

Summer

Twilight

半夏的暮光

你不在，你不再

◎陆俊文



盛放

新概念(小说类)
获奖者佳作经典

你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把手机调成静音，或是震动。因为这样，而错过了很多电话，很多重要的电话。也包括我离开的时候，给你的电话……

找不到你，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沿着山驶去。

车疾驰，很快。路很漫长。这条无尽的所谓的旅途，平铺着空洞。隔着车窗子望山，这一片是灰色的绵延朦胧，那一片是清晰的棱角分明，就像脑海中牵挂的你。简单，复杂？混淆我。

戴上耳塞，却怎么也不能让紧锁的眉头松弛。也不知道此时你在哪里，你是否知道我正在离你远去。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你的呼吸越来越淡。离山越远，离你越远。

山像是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一样的你却总是不一样？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那些山上的草堆好凌乱，把我的心也搅得好乱。似乎你画的那些油画也总是这种格调，一抹抹交错，一块块斑驳。

车子是一直很快地离去，向着某个方向而已，那途中的风景确是不停地在变换着。像是那种老式的无声电影，在我眼前更换底片。黄黄绿绿的油菜花，光怪陆离的岫石，明晃晃。

想转身告诉你，发现你却不在。又低下头，挤出一丝微笑，随耳塞里放的歌哼起来。

是那首《离不开的别离》，唯一的一首歌。没能跟你告别，却带着这首歌走了。我想，你一定会记得这首歌。是你两年前到现在都没有换的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听着让人怀念吧。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我想，每一次出远门，你总是会来送我，热的时候给我准备柠檬水，冷的时候给我系上围巾。每一次在车上，你总是会发短信提醒我要记得休息。每一次闷到不行，你总是不厌其烦地陪我说话。

想这些，想到发呆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被染黑了一半，一半却是没有颜色，在山的那边。你在那边是否也看到了我这边黑色的天。我想是要下雨了吧，才会那么晦暗。等雨下得大了，就会把车轮子在路上留下的那些痕迹冲淡了，也把我在你心中的样子冲淡了。

你是没有写信的习惯的，却为什么递给我好长一封信，长到我没有看完就收了起来。或许不是因为太长了，只是因为某个字眼揪住我的心。

我想，我真的是个懦夫，害怕你亲口说出某些字。

我好想，那只是一个玩笑。

但我又怎么能对自己说那封很长很长的信，是提前到来的愚人节礼物。

但我又怎么能把你对我的静音、震动深藏心底。

我想，再也不会有人在夏天为我准备柠檬水，在冬天为我织围巾了。

我想，再也不会有人陪我彻夜聊天，没人提醒我休息了。

你不在了，世界只剩下空荡荡的了。就算灯火通明，也只有黑暗将我掩埋。

你不在了，你不再了。



盛放

新概念小说
获奖者佳作经典

细侣

◎阿 鲸

她不许我多说话，只管我叫小爱人。

有时候她哧哧地笑，每当这时，我便眉头紧皱，试着用大衣把她裹紧。

她这时定会乖乖地偎在我怀里，只露出头来，向着四周警惕地张望。神情酷似一只正在进食的猫。

我与她年龄相差九岁，她是我初中老师的前女友。

初一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她，是由我们政治老师带着过来实习的学生，惹得一班的男生不怀好意地笑。

依稀还记得政治老师红着脸向大家解释：这是我的小师妹，你们今后一定要好生听话。

再看她的表现，却着实让我惊异。她站在班级门口，将左手插入右手的袖管里，右手插入左手的袖管里，倒是十分坦然地笑，一举一动全都映入了我的眼眸里。

后来和大家打熟了才知道，她叫单子清。不是淮南本地人，说得一口好听的普通话。

她让我们叫她单老师，可又觉得分外不好意思，索性让大家喊她子清。男

生因此自然对她佩服，毕竟，敢于自己拆自己台的人在这个现实世界还实在不多。

有时候她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举手投足间都是从容，尤其是授课时捏着白粉笔在黑板上轻轻敲打的时刻，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优雅。

课上有不安分的学生捣乱，她用粉笔狠狠地敲向后排的男生，怒目圆睁。下课从子清办公室回来后自然被同学们团团围住，问他得到的是什么教训，却听到他苦笑着回答，得到的教训，无非就是每日晨操下课后的二十分钟必须到她的办公室给她读上一小段小说听听。

这样有趣的惩罚方式我们前所未闻过，尤其是以他人的痛苦巧妙地为自己服务并达到视听之娱，不得不承认，子清从开始起就以一种不平凡的姿态出现。让学生们气得咬牙切齿，却从未有人谩骂，全都在心里喜爱。

并且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男生们期待她今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生动课题，女生们则更多地猜测她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换什么样的发型。

而我，亦是两者都关心的那种。

我与单子清接触，全依靠于那次学校演讲比赛的缘故。

当时自己恰巧是语文课代表，所以与另外几个同学被临时选中参加校有关普法教育的演讲比赛。

因为初一新生还偏重素质教育，所以班主任相当重视这件事，为此还找来大家谈话，最后我们商量得出的结果是，通过政治老师请出外地来的单子清为我们辅导普通话。

记得政治老师相当器重地指着我对单子清说：这个就是我说的骆书，那个最聪明的孩子。

单子清当时对我很客气地笑，至今我也不敢向她肯定到底那时她还对我有没有印象。

我认为从开始就不被别人记起，本来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单子清的确很器重我，这是班中同学皆知的事实，当然对于后来同学们的